

C H I L I

**这**是一个在婉约的情调中略作反抗的女孩，一个在喧嚣的商品社会保持一份定力的女孩，她试图以自己的笔触营造一个质朴纯真的另类时代，在网络时代的爱情中寻觅心灵的田园风光。这不是一本单身女子教科书，但确实是一种单身女子十分纤细的心动反应。

# 池莉 婚外三部曲

HUNWAI SANBUQU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婚 外 三 部 曲

池 莉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外三部曲/池 莉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7

ISBN 7-5039-2166-8

I. 婚… II. 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6725 号

## 婚外三部曲

作 者 池 莉

责任编辑 黄 丽

封面设计 小 雨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66-8/I·974

定 价 26.8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目 录

来来往往	/1
生活秀	/84
你以为你是谁	/149
不要与陌生人说话	/203
太阳出世	/235
让梦穿越你的心	/298
午夜起舞	/327
霍乱之乱	/374
锦绣沙滩	/423

# 来来往往



## 1

好多男人的实际人生是从有女人开始的,康伟业就是这种男人。康伟业首先认识的是他们厂的厂医李大夫。有一次康伟业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一个不当心摔了一跤。这一跤绊在马路边的水泥墩上,整个人飞了起来又扑将出去,他的膝盖、胳膊肘、下巴都摔破了皮。康伟业跑到厂医务室去涂红药水,认识了厂医李大夫。李大夫听说康伟业走路都看书,就拿过康伟业腋下的一本黄封皮的书看了看,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她惊奇地说:“你这个青年人很不错啊!你叫什么名子?”

这一天厂里是那种寻常可见的好天气。工人们在食堂打了饭就出来,三三两两地蹲在草地上或者废料堆上吃饭。康伟业在排队的时候站在了厂医李大夫的后面,他主动打了一声招呼:“李大夫吃饭。”李大夫回头说:“小康吃饭。”

李大夫往康伟业手里塞了几粒酒精棉球,说:“把碗筷消消毒。”旁边的工人见了,嬉皮涎脸地凑近李大夫哄闹说:“我们也很需要消消毒。”李大夫正色地说:“去!”李大夫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搭腔的。李大夫是这个大型肉类联合加工厂两千多职工里最矜持最清高最有文化的人,皮肤白得像奶油雪糕。据说她的年龄将近五十,这一点就是杀了康伟业他也不相信。康伟业打好了饭之后,发现李大夫在一边等着他,他就跟着李大夫来到了医务室的门口。医务室的门口打扫得非常干净,有一个小花坛,鸟在周围唧唧,李大夫从医务室搬了两把椅子放在花坛边,与康伟业对坐着,吃饭,闲聊。聊着聊着,不知怎么的话题就扯到了男女上。李大夫关切地问康伟业谈了女朋友没有?康伟业红着脸说没有,还早呢。李大夫问谈过女朋友没有?康伟业的脸更红了,说没有。李大夫说她听厂里人讲谁给康伟业介绍女朋友他都不要?康伟业说是

的,他觉得自己还早。李大夫说早什么早?恐怕是瞧不起一般的姑娘吧?康伟业腼腆地一笑,不作声了。

李大夫温和地说:“好了,不要不好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情。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该有女朋友了。不然,太缺乏经历,会给以后的生活造成极大痛苦的。”李大夫说到这里,放下了搪瓷碗,若有所思地低下头。地上有一群大个子黑蚂蚁在忙碌,康伟业说:“蚂蚁。”他拿脚尖去逗它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大夫缓缓地抬起头来,对康伟业说:“小康,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男人没有女人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话来得太突然,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完全不符。康伟业慌乱地说:“李大夫,李大夫。”李大夫见康伟业这样,善解人意地接过了他的话,开了一个玩笑,说:“李大夫说话太胆大了,是不是?李大夫说话很流氓是不是?”康伟业说:“哪里。哪里能够这么说。”康伟业不敢正面看着李大夫,他把目光放在医务室的白墙上,那里有一幅油漆斑驳的大型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康伟业大着胆子说:“李大夫,我和一般工人不一样,我觉得您的话很深刻,很有哲理。”

说着说着康伟业渐渐地顺畅起来,他信任地告诉李大夫说:“李大夫,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很受震撼。您也许不知道我读的是男中。一进初中就搞文化大革命,后来知青下放,在农村呆了四年,没有路子上大学,招工回城,谁想到会被分配到这个厂?当然,我们厂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工人师傅都挺好只是我,我在冷库,成天扛冷冻猪肉。当然扛冷冻猪肉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毛主席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是说我们车间只有男人和冷冻猪肉。”李大夫说“我明白。”康伟业嘎嘎笑起来,说:“只有男人和冷冻猪肉。”李大夫说:“是啊,我明白。”从这十天以后,康伟业与李大夫成了好朋友。再不久,李大夫就为他介绍了段莉娜。

和全国人民介绍对象的程序一样,康伟业和段莉娜在见面之



前首先由介绍人交待了双方的个人条件。段莉娜的条件非常优越。她与康伟业同龄,是中共党员,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思想进步,事业心强身体健康,容貌端正,身高一米六十六;父亲是武汉军区师级干部。康伟业一听段莉娜的简况,人就矮了半截。连忙对李大夫说不行不行,我的条件太差了。李大夫不由分说地定下了一个见面的日期。在李大夫看来,康伟业的条件一点不差,只有像段莉娜这样的姑娘才配得上康伟业。李大夫以她阅尽人间沧桑的眼光为康伟业下了一个预言。她说:“小康,世道会发生变化的。你这么个灵光人,不会久困在这个车间里。你的前程不可限量。”她说,“我还只怕将来你看不上段莉娜呢?”段莉娜就是这样经由李大夫出现在康伟业的生活中。

## 2

一九七六年五月的一天,下午三钟点,汉口中山公园百花亭,康伟业与段莉娜在这里第一次见面。康伟业按时到达,段莉娜却先他而到,在李大夫的指点下,远远地观察惶然寻找过来的康伟业。康伟业事先已经知道了段莉娜的大概情况,然而一见之下,他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五月是一个花红草绿、枝繁叶茂、蜂飞蝶舞的浓情季节,年轻的、健康的、饱满的姑娘段莉娜,唇红齿白的与这个季节融为一体炫目耀眼地展现在康伟业面前。康伟业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段莉娜整如此地出众,他的眼睛完全不敢在她身上停留,而像是被猎人追赶的野兔,在公园到处奔突乱撞。李大夫对段莉娜说:“这是小康,康伟业同志。”又对康伟业说,“这是小段,段莉娜同志。”然后自己噗嗤一笑,说,“你们握个手吧。”康伟业的手微微动了动又放下了,他怕自己伸出了手而对方没有伸手。段莉娜比康伟业大方得多,她说:“康伟业同志你好。”她干脆而利索地向康伟业伸出了她的手,康伟业只是小部分地碰了碰段莉娜的指尖。

他们总算握手了，相识了。康伟业在李大夫走了之后也慢慢地镇定下来了，他的眼睛不再是被猎人追得乱跑的野兔了。他们礼让了一番在公园的石凳上坐了下来。石凳上不太干净，康伟业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给段莉娜垫着坐，因为他看出段莉娜穿的是一条崭新的军裤，弄脏了怪可惜。他们基本上是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粗糙的小石桌。潮热的春风在他们面前莽撞地吹过来吹过去，怂恿柳絮和梧桐的刺毛粘他们的眼睫毛，他们只得不时地眨巴眼睛，都像是患有眼疾。段莉娜双膝并拢，坐姿端庄，表情矜持，白衬衣的小方领子翻在腰身肥大的深蓝色春装外面一对粗黑的短辫编得老紧老紧，用橡皮筋坚固地扎着，辫梢整齐得像是铡刀铡出来的一样，有棱有角地杵在耳垂后面。段莉娜从头到胸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品。比如一只有机玻璃的发卡，牙边手绢或者在橡皮筋绕上红色的毛线等等。段莉娜无疑是凝重的，正经的，高傲的，具有思想具有理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看而知是老三届中的佼佼者。坐在这样一个段莉娜的对面，康伟业唯一比较清醒的感觉就是他们之间的悬殊太大了，以致于康伟业怀疑李大夫对段莉娜隐瞒了他的真实情况。疑点一冒头，康伟业找到了话题，他说：“是这样的，小段同志我想李大夫对我的介绍不一定全面，我不是中共党员。”段莉娜小声说：“李大夫说过了，但你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入党总是有个先后并且也不分先后的。”段莉娜显然很有口才。康伟业说：“谢谢你的鼓励。不过虽然我身在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队伍里，可我并不喜欢我的工作。所以将来似乎没有什么希望。”段莉娜望了望天空，把交叉的双手做了一个上下交换问：“冰库管理工是做什么的？”康伟业说：“扛冰冻猪肉。”段莉娜说：“哦。”在段莉娜“哦”了之后两人就空坐着，一刻，忽然都意识到了一些尴尬。段莉娜果断地站了起来，说：“我家在武昌，要转几趟公共汽车，我该走了。”康伟业也慌忙站起来，说：“是的，我还有事，我也该走了。”他们犹豫了一下，到底也没有谁向谁主动地伸出手去，所以

就没有握手。段莉娜背好她的军用挎包，转过身，步伐坚定地快速地走了。春天消失了。康伟业独自在公园里茫然地逛荡，他猜测段莉娜肯定没有看上自己。康伟业对这种介绍对象的方式感到了愤慨。尤其是条件较弱的一方，完全就是烂萝卜黄白菜，人家看一眼什么都不用说就可以拂袖而去。他妈的一个×！康伟业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几句，又寻到了他们坐过的地方，在小石桌附近的草丛里找到了给段莉娜垫过屁股的报纸，用脚踹了个粉碎。一个星期之后，康伟业意外地收到了段莉娜的来信。段莉娜的钢笔字是一手非常漂亮的行书这倒没有让康伟业感到意外，像段莉娜这样的有志青年，一定是会刻苦练字的。段莉娜给康伟业的第一封信简短精练。康伟业同志：

您好！

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学习一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相信对毛主席这段光辉诗词的重温，会使我伤回想起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所共同经历的时代风雨。我们要谈的关于我们以前的许多话题就尽在不言中了。我想可以这么说吧，我们虽然是陌生的但我们也曾相识。上次见面，谈话不多，这是正常的，说明你是一个不喜欢纠缠女性的正派男同志。接触时间虽短，我能够感觉到你为人的光明磊落和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一种非常可宝贵的品格。另外，从你的寥寥数语里，我发现你的精绪比较消沉，这对于我们革命青年是一种有害的情绪。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们呢？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等待着你的回信。

此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革命战友：段莉娜段莉娜的信中一个错别字都没有，用词恰当，行文流畅，富有感染力。康伟业读完信，首先是佩服段莉娜，其

次，段莉娜在信中大胆使用“我们”的说法，比她本人更能够激起康伟业的感情和某些联想。康伟业灰溜溜的心咯瞪一下奔腾起来。当天康伟业就伏在深夜的灯光下，给段莉娜写了一封回信。回信借鉴或者说是摹仿了段莉娜的风格，与她展开了关于一个革命青年的情绪是否可以消沉问题的讨论。一周之后康伟业又收到了段莉娜的回信。从此，康伟业和段莉娜开始了频繁的鱼雁传书，每周都有两封信越过长江和汉水，一封从武昌到汉口，一封从汉口到武昌。在通讯往来中，他们也约会过几次，约会的效果都不如信中的感觉好。两人一旦面对面，“我们”这个词谁都说不出口了。段莉娜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强，革命道理谈起来滔滔不绝。康伟业的口才原本不差，但是被段莉娜的气势压抑住了，显得迟钝和笨拙有时候还口吃。而且他们所有的话题都围绕党和国家的命运生发和展开，与男女之情远隔万里。他们一点也不像是为谈婚论嫁走到一起的青年，而像是两位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康伟业渐渐感到了无趣，他准备撤退。

### 3

康伟业在信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请你不要再回信了”这句话。但他总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把信扔进邮筒。康伟业想：人家姑娘那么好的条件，凭什么你说吹就吹？一个不是党员的扛猪肉的工人，月工资才拿十八块钱，你吹一个拿二十四块钱的漂亮的党员姑娘，这不是故意伤害人家吗？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一个晴天霹雳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震响。噩耗传来，人们如丧考妣，失声痛哭，停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奔向大街去购买黑纱和制作花圈的彩纸。大街上的人群一片呜咽，犹如世界末日来临。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单位、公园、餐馆，到处有人因为过分的悲痛而晕倒。不管是什么人晕倒了，总会

有一群人拥上去，抱的抱，抬的抬，有的递开水有的掐人中。共同的灾难感使中国人民一下子亲密起来，一只手总想握住另一只手，个人的肩总想依靠着大家的肩。这一天，突然有人叫康伟业接电话。康伟业对准电话筒大声说：“喂。”那边是段莉娜。段莉娜听到康伟业的声音就忍不住抽泣起来，抽泣使段莉娜显出了女性的温柔，她说：“伟业，毛主席他老人家……”康伟业也正沉浸在失去领袖的悲痛之中，他说：“小段，你不用说了。小段，你不要哭，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化悲痛为力量。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康伟业嗓音低沉，语气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既阳刚又委婉。他敏感地意识到段莉娜对他的称呼是亲昵的“伟业”而不是“康伟业同志”了。段莉娜的抽泣更加地抑制不住，她说：“我得见见你。”康伟业趁机大胆地说“我也很想见见你。”下班后，康伟业挤上公共汽车赶往武昌蛇山公园。他们在浓重的暮色中找到了对方，哽咽着呼唤了一声“毛主席”，不知怎么的人就在对方怀里了。段莉娜滂沱的眼泪弄湿了康伟业的脸膛，康伟业用他的大手一把一把地为段莉娜抹去泪水和鼻涕，顺手揩在身后的树干上。这一夜，他们并肩而坐，在蛇山幽暗的秋草清香的树丛里，听着一列列火车在他们脚下啾啾、啾啾、啾啾地走过，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仿佛历史的进程，既漫长又匆匆，不知来自于哪里；又不知归结于哪里。一切都突然变得无头无序，无依无靠，使人感到惘然失措。段莉娜的手一直猫在康伟业的手掌心里，两人都有很踏实的感觉。他们絮絮丝语，从国内形势说到国际形势，又从国际形势说到了他们自己的状况。康伟业和段莉娜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段莉娜把康伟业带回家见了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康伟业也把段莉娜带回了家。康伟业的家住在单位宿舍里，宿舍由五十年代的苏联式大办公室间隔而成，两间房被书籍挤得满满的，园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段莉娜的家在部队大院。

大门口有士兵站岗，院子里头绿化得像公园，一幢幢带了一点

西洋风格的小楼错落在浓荫之中。几乎每一家的篱笆墙上都藤藤葛葛地挂满了丝瓜、苦瓜、鹅米豆。肥厚的青菜叶子悠闲自得地伸到篱笆外面，平坦的柏油马路一直通到小楼的门前。尤其是第一次，康伟业一进部队大院情绪就晴天转多云了。他愤愤不平地想：好哇，原来是这样的啊！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说是解放了我们的城市，倒偷偷地圈了这么大的院子，每家都住小洋楼，还种菜，肆意地把农村搬到城市里。这一切应该怎么解释呢？段莉娜的父亲一身戎装，腹部膨起，双手背在身后，在段莉娜介绍了康伟业之后，仅仅对他点了一个头，以后就一直坐在阳光充沛的院子里听半导体收音机、打瞌睡。段莉娜的兄弟姐妹就不敢恭维了，他们一个个全都是大大咧咧的，用傲视武汉话的部队普通话交谈，无休止地谈他们的话题，从中央谈到地方；把军委领导人和军区司令员的名字说来说去，全都不带姓氏，只说某某同志，搞得像是他们的亲兄弟，牛皮哄哄的。他们根本不在乎康伟业的存在。段莉娜的母亲也仅限于客气，让保姆做饭，自己根本不下厨。于是，康伟业段莉娜有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康伟业如此强烈的感受和不平在段莉娜看来简直幼稚可笑。段莉娜反问说：“按你的理论，那么毛主席也不应该住北京中南海，而应该住到湖南长沙的韶山冲去是不是？”康伟业说：“段莉娜，想不到你是这么刁滑！”

段莉娜说：“是我刁滑还是你农民意识，心胸狭隘，少见多怪？”康伟业把一只水杯狠狠地摔到地上，说：“请你们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想想你们才进城几天？土腥气掉了没有？还敢说我有农民意识！”段莉娜的脸都气得发绿了。她最后送给康伟业的话是：“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

这一次争吵使他们的关系濒于绝交的边缘，但是他们周围的人没有让他们绝交。李大夫受男女双方父母之托，穿梭往来，找当事人双方一再地谈话。大家都认为青年男女在谈对象的过程中闹一点别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人帮忙和稀泥，一个耙耙就可以

捏团圆。康伟业和段莉娜就这样被很有耐心的旁人又捏到了一起。最后的结果是：康伟业就摔水杯这个事实本身道了一个歉。众人就对段莉娜说：他道歉了他道歉了。段莉娜紧绷的脸便逐渐松弛了下来。若干日子之后，在两人融洽亲密的某一个时刻，康伟业戏谑地羞弄段莉娜说：“其实你根本不想和我吹是不是？其实你在主动追求我是不是？”段莉娜不打自招地说：“臭美你的吧。”康伟业说：“为什么？我又不是党员，又不是干部，你为什么一见面就喜欢我？”康伟业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撩人魂魄的回答，诸如我爱你这种火辣的情话。段莉娜一五一十地告诉康伟业，一是因为李大夫说他人品好，有知识，很聪明，将会很有前途。二是因为他高大英武，家庭成份也是革命干部。三是因为第一次见面就给她一张报纸垫石凳，说明她会照顾人。四是因为他闲话少，不纠缠女性，生活作风正派。五是因为她的中学同学贺汉儒告诉过她，康伟业在小学就曾经得到过水利部部长的赞赏。段莉娜有点泄气地说：“我个子太高了。很难找到一个比我高出十五公分以上，又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只有你比较合适，因为入党问题和工作问题都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段莉娜清晰地列举出了一二三四五条，这使康伟业既失望又佩服。他说：“没有想到你考虑问题这么成熟。”段莉娜神秘莫测地说：“亲爱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这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的一句台词，它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被引申、被抽象、被当作了包含多种意义的弦外之音。康伟业明白了，段莉娜将动用各种力量来帮助他入党和提干。他感到了温暖，一种窃喜的自得的温暖。他感激地伸出手去，使劲握了一下段莉娜的手。果然，接下来，康伟业入了党，提了干，成为了厂办公室主任。在主任的位置上逐渐锻炼出了才干，不久又被调到了物资局，一去就是科长。康伟业春风得意马蹄疾，两年时间一晃而过。一晃之间，康伟业完完全全换了一副崭新的面貌。事业上的成功是男人最好的营养，社会的宠爱是男人最好的滋补，名利简直

就是男人生命活力之源泉。康伟业一扫从前的蔫劲和霉味，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衣服穿得整洁合体，说话自信又响亮，他算得上一个英俊而有风度的男青年了。

就在这年的冬天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段莉娜因为她的父母去了外地而特意把康伟业叫来陪伴她。晚饭后，下雪了，是那种可爱的私语般悄悄而又绵密的大雪。他们在暖洋洋的房间里隔着窗玻璃看雪，聊一些关于雪的闲话。段莉娜不住地嚷热。她双颊彤红，两眼粼粼闪光，一会儿脱一件外套，一会儿脱一件毛衣，后来就脱得只剩下一件贴身的粉红色球衣。她处女之身那温热诱人的神秘气息一阵又一阵地扑向康伟业。康伟业不禁浑身发热，冲动难耐，望着段莉娜错不开眼珠。两人一番挑逗，一番推就，半真半假，试试探探，竟然慌里慌张，拉拉扯扯地把男女之事做了。事毕，段莉娜仿佛突然醒悟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她羞得把脸久久地埋在枕头上，呜呜地痛哭。康伟业的感觉糟糕得一塌糊涂。

他想他可能做下了一件巨大的后果不堪设想的愚蠢事情。他想：该哭的应该是我。

#### 4

康伟业真的哭了，在初次与女人发生肌肤之亲的夜晚，在那个下着美丽大雪的夜晚。那晚，康伟业含糊不清地安慰了段莉娜几句，替她盖好被子，小偷一般仓皇地逃回了客房。康伟业咕噜咕噜喝了一大杯水，一头倒在床上，眼泪无论如何也克制不住地流淌了下来。纵然是七尺男儿，有了那种积淤于心，难与人说的丑陋隐私，又怎么能够不化作滚滚泪水？康伟业实在是没有想到，现实生活中的男女之事竟然会是这般的无趣，短暂，粗糙和令人尴尬。首先衣服就很不好脱，康伟业搞不清段莉娜是否乐意脱光衣服，她让你脱一点又扯过去往自己身上套一点，急切中康伟业好几次被衣



袖和裤腿绊倒，搞得他非常狼狈。结果他们都只脱了一半的衣服，裤子褪在膝盖下面，内衣往上推至颈脖，一大堆织物梗梗地拥在那儿，极大地妨碍着两个人的交流，段莉娜因此总是听不清楚康伟业的话。康伟业怎么也找不到进去的地方，人却又火急火燎地控制不住自己，就像他儿时做的关于尿床的梦：他憋了好长好长的尿，要撒的不行了，却左找一处不是厕所，右找一处也不是厕所。他嚷道：“帮帮我！”段莉娜却说：“什么？”“帮帮我！”“你说什么？”康伟业气恼地抓过段莉田的手塞到他们的下面。而她的手在他的手中像一只受惊的鸽子，使劲地挣扎扑腾。康伟业好不容易让段莉娜弄懂了她必须帮助他，段莉娜却千般羞涩万般扭捏。最后康伟业的感觉是他一头钻进了死胡同，进去就把尿撒了。段莉娜一动不动，康伟业也一动不动。康伟业急切地希望看到段莉娜的反应，段莉娜木板一块，什么反应也没有，康伟业讪讪的极是没趣，又怕压坏了段莉娜又是满腔的犯罪感，膝下的裤子又妨碍他利索地爬起来，他只好绷紧整个身子一骨碌从段莉娜身上翻了下来。段莉娜使用的是部队的单人床，康伟业一翻便翻到了地上。这一摔，康伟业又受了惊又倍感羞辱。段莉娜却呜呜地哭起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康伟业想：该哭的人应该是我呢！虽说这是康伟业的初次，虽说康伟业连女人的门都摸不着，但是并不等于康伟业对女人没有鉴赏能力。段莉娜的骨骼之大是康伟业未曾料到的，并且还很硬。她的髌骨与他的髌骨正碰了一个对着，硌得他生疼。段莉娜的乳房也不是他的理想，它们大而扁平，一如两只烙饼。康伟业的理想是刚出笼的小圆馍馍，热乎乎的小圆馍馍；圆润的小细腰，细腰上柔韧的曲线紧紧提起一个肥硕又结实的屁股；腿是修长的，修长得甚至有一点夸张；她贴进他的怀里仿佛就融化在了他的怀里，他的双臂可以环绕她的双肩，把她包裹起来，隐藏起来，爱起来，护起来，让她生长到他的身体中去骨肉中去灵魂中去。康伟业忽然想起来，他这是说的戴晓蕾。原来戴晓蕾一直潜藏在康伟业的心里，现